



电影文学剧本

逆风千里

周万诚著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电影文学剧本

逆风千里

周万诚著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逆风千里

周万诚著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(广州大南路43号)

广东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粤版字第1号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书号: 1731·787×1092 1/32·3 1/4 印张·61,000

1959年6月第1版

1959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8,100

统一书号: 10 111·467

定 价: (6)二角九分

內 容 提 要

这个电影文学剧本，是描写解放战争初期，我軍在东北某次战役中，全歼国民党匪軍一个师，俘虏匪将校軍官数十人，当时部队奉命轉移，首长把他們交给一个排，押送軍区，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展。剧本淋漓尽致地描繪了我軍这个排的指战員，如何翻山涉水，经历千辛万苦，——沿途抗御了敌人正規軍和地下軍的追击，粉碎了特务分子和俘虏們的种种阴谋詭計，終于安全到达目的地，胜利完成了任务。剧本刻划了我軍指战員英勇机智，忠心耿耿的英雄形象；同时，也揭露了敌人凶残、奸狡的丑恶面目，并辛辣地嘲笑了他們的愚蠢。

序 幕

沉郁郁的乌云，从天边展涌而来。

呼啸着的风声，卷过千重万迭的山巔。

一陣突起的震耳欲聋的轰隆声，湮没了风的嘶啸，五架飞机冲出云头，三角队形擦头而过。

昏晦籠罩着山野，山間蜿蜒曲折的大路上飞旋着土雾，一辆装甲車迎面闖过，又一輛撞来，炮塔轉动着，长长的炮筒下刺目的国民党徽記。

隆隆声震蕩着，扣人心弦。

山坳里。远远的大路上，沟洼里，行进着无止无境的匪兵行列。……

字幕：“1946年11月，东北战场。”

远处山鞍后燃烧着大火，火光映紅了天空。

炮声隆隆响着，战场就在眼前……。

字幕：“故事发生在辽东半島。”

残酷猛烈的战斗在山野里展开……。

战士们奋勇地跑着、跃着，纵横的消灭敌人……。

字幕：“新开岭战斗之尾声。”

浓烟尘土迅速卷过蛛网交错的战壕、弹坑。

满山遍野、星罗棋布的匪尸。

焚烧着的汽车、炸垮的坦克、毁坏了的大炮狼藉的搅在一起……。

枪声、噪声、马嘶、车响，震撼山岳。

狼狽不堪的匪兵纷纷扔下武器，举手投降。……

山巔石壁，膀大腰粗、浑身猛劲的战士纪鹏飞端着刺刀，擎着手榴弹避在洞口，大喝一声：“出来！”

一个匪官慢腾腾从洞口出来。他服装高贵漂亮，而且军阶、符号整洁明朗，雪白的手套，瘦骨嶙峋的脸孔显着视死如归，甚至傲慢的表情。“我是团长，赵振戈少将，我要见你们的最高指挥官。”

“摆什么他妈臭架子！”激怒的纪鹏飞大吼一声，一把拽下了他武装带上的手枪，把手一挥，威吓地：“给我走！快！”

伤残的战马凄厉厉的嘶嘶、挣扎。

马达隆隆，“轰”一声爆炸，装甲汽车一个轮子飞上天空，车头冒火。车门爬出三个匪军来。

“交枪！”雷厉干练的一排长宋志刚出现在面前。

“我……我是个伙夫！我是个伙夫！”一个扁扁脸大麻子，穿着油污的士兵服装，抱着一只受了伤的腿坐在地下，惊恐地颤抖着说。

宋志刚走到受伤者面前，机警的眼睛直盯着他：“你是个伙夫？”

“我是伙夫！”他看了一眼，惴惴地回答，避开那锐利的眼光，“我……是个伙夫……”

“好吧！”一种輕蔑鄙視的笑意浮上了宋志刚的面頰，他語帶諷刺地，“我們正缺个做飯的。把他架走！”

一支、三支、五支……扔下的枪支越聚越多，堆积如山。

笨重的大炮撤出了陣地。稀疏的枪声……。

一間掩蔽部里，一个細高的家伙慌慌张张在往身上套着一件夾大袍子。袍子沒解扣子，他越慌越套越别扭。突然从头頂伸过一只大手，扯着領子把套进半截的袍子从头頂抽开。他立即象剥了皮的光猪怔在那里。

“嗨，猛打扮呢。”一班长胡光泽挎着冲锋枪站在面前，他抿着嘴，小胡子順着笑紋一掀一掀，戏弄地：“喂，老兄，可你早干啥来着！啧啧……要上轎了忙忙活活地包的什么小脚，晚了！呸。”他拿起凳子上的高等軍服，弹了一下明晃晃的軍銜：“还是穿着这件皇封的紫罗袍吧！”

俘虏委靡地接过軍服。

“你叫什么？”

“牟然！”

数架飞机相继扎下，咕咕扫射，凌空而过。

机关炮旋轉着追踪长射。火光一閃一閃……。

一个战士扯着一条腿，从乱草垛里拖出了匪上校团长张兰山，他发狂般地嗷嗷怪叫……。

渾濁污穢的臭水沟里，漂浮着一个扣着的水瓢，水面上冒着几个水泡。

二班副刘春海砸一石头，准确而巧妙地打翻了那个水瓢，猛然間：

“啊啊啊……”一个惊慌万状、失魂落魄的肥胖家伙从臭水沟里站起，神經質地：“我不是，我不是！”

“出来！”刘春海命令地。

那家伙举着双手，顫抖着爬出坑来，渾身泥浆、恶臭。湿濡濡的头发，糊到脸上。

刘春海一把扯下他的軍阶，看了一下，喊道：“少将！”

“不不！黃建甫！黃建甫！……”

烟尘弥漫。一匹烈馬飞騰而来，馬上的參謀汗流浹背，猛抽两鞭，馬儿四蹄騰空蹿向前去。

横竖的匪尸，一个战士揪住一具穿着破衣烂褲的“尸体”的領子，把它提了起来。“尸体”軟溜溜的站立不住，他猛地一晃，那家伙再也无法装死了。突然瞪起了一对牛眼，象要吃人：“我是抬担架的！”

大批大批的俘虏押下山来。

烈馬越过俘虏……。

伤兵，絡繹的担架……。

馬儿直蹿上山崗，參謀跳下來，一個敬禮，遞給首長一個信件。

首長看着信紙，漸漸鎖起眉頭。剎那間，象是有什么嚴重緊急的事情發生了。

“參謀長！”他轉身朝另一指揮員指示道，“命令各部，留下少數人打掃戰場，部隊馬上集結，按原定路線，立刻轉移！”然後，他向警衛員，“叫宋志剛跑步到這來！”

“是！”警衛員跑下山去。

彈坑，翻爛了的土地。宋志剛扛着大槍猛跑着。他躍過坑洞，穿過冒着煙的大樹。

首長和宋志剛肩并肩走下山崗。

“你們排有多少人？”首長問。

“三十個！”宋志剛答。他喘着氣，用毛巾拭了把臉。

“你看！”首長停住步，向前一指。

宋志剛順着方向看去，只見一群被俘的國民黨匪軍的高級軍官被押在山岩的凹窟里。

漸漸看清：一個個狼狽不堪，焦頭爛額，瘦骨嶙峋，各有各的獨特的面孔。

伸長的脖子，低垂的肩上明晃晃的高級職務的軍階、符號。

“這就是窮追我們多日的、號稱‘閃電千里駒’的頭腦和靈魂。”首長嘲諷地說。他們繼續走着，首長瞅了瞅宋志剛，說，“戰鬥一結束就接到林總司令三次電報，命令我們

把这些高級俘虜赶快送到通化，交給軍區！”

“是！政委。”宋志剛不假思索地說，“我保證完成這個任務！”

“哦！”首長停住腳，瞅了他一眼，看來，他對這個輕松的回答和過早的保證有些擔心。他微微一笑：“你了解這個任務的性質嗎？”

這意想不到的反問使宋志剛有點緊張。

“任務艱巨，性質重要！政委同志。”

他們繼續走着。“怎麼個重要法呢？”

“這是千萬人的血汗，和許多同志寶貴的生命換來的，……所以……”

“不僅這樣，宋志剛，戰爭剛剛開始……”首長緩緩地走着，嚴肅地囑咐說，“別看這些個俘虜不起眼，可是國民黨東北戰區，新的戰役計劃，杜聿明那‘先南而後北’的鬼算盤，統統裝在他們的腦袋里。這是我們林總所需要的，所以要赶快給他送去。”

“是，政委。”宋志剛嚴峻地一個立正，剛毅地說。

首長停住，慈祥地瞅着他，強調說：“你和你的戰士要記住，不論在什麼時候，都不能讓他們跑掉一個，而且，我們要活的，不要死的，除非在非常萬一情況之下。”

“是！”宋志剛堅毅地注視着首長。

他們繼續緩慢地走着，走着……。

部队长长的行列，迅速地撤下战场。

焚烧的坦克。一匹洋马凄厉地叫着，飞跑而过，身上的皮毛冒着缕缕的白烟。

“你准备怎么来完成呢？”首长边走边问。

“按着首长的指示去作！”宋志刚坚决回答。

“不行！这不够！”首长立刻停住，责备地注视着他的眼睛。

一丝窘情涂红了宋志刚那朝气蓬勃的面容。

立陡的大山，悬崖，仿佛从天上压下来。两个人影肃立着。

首长安详地教导说：“增援的敌人已经从几方面疯狂地扑过来！部队马上就要撤退，……现在很难预料得到你们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。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：你们将要在相当复杂严重，甚至是极端危险的情况下，独立地执行这个任务！所以，不但要英勇顽强，还必须机动灵活，用冷静聪明的头脑和凶恶的敌人斗智谋！坚决把他们送交军区！……这就是你们这个任务的全部性质。”

宋志刚严峻的脸孔。

影片的名字：逆风千里

第一章

远处隆隆的炮声。灰溜溜的匪兵象恶狼一样急奔在盘坡的道路上。

士兵，騾馬，炮車，汽車碰撞着、拥塞着、杂乱无章地向前滚动着……。

整个山谷水泄不通……。

长官的美国吉普汽車，尽管急鳴着喇叭，也难以順利地开向前去。

敞篷車上，司机后面仰坐着两个匪官，滿金兩顆星的中将——匪五十二軍軍长赵公武两眼迷罔地呆視着。

中将身旁的匪軍參謀长小心翼翼地側着头瞅了瞅上司，又无可奈何地轉回头，看了看手表，强持着笑容，安慰似地說：“軍座，我軍进展甚快，再有一小时，就能把共軍殘部，歼灭于桓仁城下。……”

中将似乎并没有听到他說什么，咬着牙，憤憤地自語

道：“新六軍……新六軍……哼！簡直是滑頭……簡直他媽的……”

战火洗滌过的火車站。炸毀了的票房。站台冒着濃烟。一群匪兵正搶救着一輛噴着烈火的機車。

炸斷了的地下水管，水象泉涌似的直噴上天空……。

司令部設在一座大白樓上。

尽管牆上已挂滿了軍用地图，可两个匪參謀人員仍在一心一意地往那仅有的一点空隙里裝飾着。

电报机达达达的响着。报务員的手在电鍵上迅速地顫动着。女秘书官无精打采地倚在台上，机械地口述着上报的电稿：“……新六軍迟迟不前，造成側翼空虛……空軍支援不利……五十一軍按兵不动，坐失解围良机……炮弹供应不济……。”

大厅里，暗淡的阳光从窗孔射进，树影在彩色玻璃映在地下那花花斑斑的背景上，划就了一些张牙舞爪的图案。

匪軍长赵公武在悶着头游动着。

他脸色蒼白，滿面忧容，在“戡乱剿匪，創立功勛”刚开始的时候，他一生的心血所陶冶成的嫡系部队、有力的鉄拳——二十五师，居然遭到全軍复沒的事，使他心里一直发痛，久久不能平靜。

“好消息！”匪參謀长进来笑容可掬地說。呈給赵公武一份战报：“一九五师一小时前收复了桓仁。”

赵公武坐到安乐椅上，把看了一眼的战报，往桌上一拍，不满地，甚至有些恼火地：“太少，战果太少！”他眼里燃烧着报复的凶光。

匪参谋长规矩地立着：“也许正在……。”

“命令一九五师，不要顾及城市……。”赵公武死硬而又坚决地说，“集中一切力量，尾追敌人……专寻共军主力作战，消灭其有生力量……。”

“是！军座。”匪参谋长穆然起敬地，“万分钦佩您这种出类拔萃的战略指导思想……。”他坐到台前，铺开纸，拿着笔蘸着墨水：“不过……其实，在南满共军并无主力，只不过剩下第四纵队那点残兵败将。”

“什么！”赵公武反感地喊了一声，沉重地训斥道，“有时候我们不妨讲究点实际……残兵败将……难道我们用的代价还少吗？我的二十五师哪去啦？我的膀膊，我的铁拳，我的千里驹哪里去啦？！”

匪参谋长陡然一悸，似笑非笑，怯声而婉转地：“这责任总部知道的很清楚……所以才慷慨地拨给我们那样好的装备和壮丁！……总之，以我看来，对于我们成立一个新的廿五师是特别……。”

“可是干部，跟我从戎多年，忠诚于己的干部从哪来？”赵公武愤愤地打断他，训斥地说，“难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毫无顾忌地，容纳那些急于打进来的力量吗？……不行！绝对不行！”

一陣馬達的噪声，打断了中將的話語。

趙公武走到窗前，探頭朝外觀望。

“啊！楊子鳴？”趙公武驚訝地，“他逃回來了？！”

樓下大門旁停住兩輛卡車，在一輛車廂的貨堆里爬出來了那個一身骯髒，自稱“抬担架的”人。

他矯捷地蹦下車來，身輕步緊地徑直朝樓里跑來。

大門口兩個哨兵向他舉手敬禮。

二

烏雲籠罩着高山深谷，雨前的陣風搖曳着石壁上的古松。一條大路沿着懸崖徑直伸將過來。

遠遠一支不大的隊伍，漸漸走到面前。

當頭是廿多歲的排長宋志剛。他扛着一支“三八”大蓋槍，輕快地走着。眼睛凝望着前方。別在腰里的手槍，從紅包布里伸出來一條槍綫，他用手拿着，悠然地掄着圈。這剎那間他的舉止、風度讓人感到精明干練，朝氣勃勃。

他身后的戰士押解着那群高級俘虜，有的穿着黃卡卡的高貴的美式制服，有的穿着灰溜溜的油污的士兵服裝，有的長袍馬褂，有的短褲卡克，他們姿態狼狽、形象丑惡、艱難地走着。

路旁站着一些地方幹部，他們好奇地細看着，不時發出驚嘆之聲：“誰是大官！一誰是大官！”

一位光着禿頭，穿着染黑了的軍衣的中年人，背着手槍

跳下土埃，和押解的战士紀鵬飞肩并肩走着，和藹地問：

“同志，这都是些什么家伙？”

紀鵬飞看了他一眼，甕声甕气地回答：“有上校，少校，大官，师长少将，还有……主任台长……。”他記不得这些繁琐的名目，把脑袋一摆：“哎，沒有蒂巴，淨是头头脑脑。”

“太好了，这太好了！”中年人从队列旁紧走几步，赶上了宋志刚，兴奋地說，“我說排长，你們明天在前面歇上一天吧。”

“不行啊！副县长。”宋志刚繼續走着，坚决地說，“怎么說我們也不能在这里耽擱。这些死不烂残的家伙，每天只走三、四十里。”

“可是你也應該知道这个政治影响有多大！”副县长微笑着解釋說，“我們要大力支援战争，发动群众参加军队保家保田……这样活生生的教材……簡直……。”

“是不行啊！副县长！”宋志刚固执地，“敌人离这不远！情况千变万化……”他看了看副县长，苦笑着說，“說不定明天你們也得背起小鋪盖卷呢。”

烏云越来越浓，远处传来微微的雷声。

閃电，又一个閃电，雷声。

副县长看了看天，忧郁地叹着气：“是啊，情况确实是严重恶劣的！”

他考虑了一下，接着和藹地商量說：“这样吧，在你們

明天出发前一个小时，怎么样？想想看，咱们来他个一小时的群众庆祝大会。”

宋志刚思索一下：“好吧！可是决不能超过一个钟头。”

雷声隆隆，闪电，闪电。

刹那间暴雨倾泻。

三

阴暗的大厅里，急雨扑上窗子，玻璃被敲的噼啪作响。参谋们进进出出，忙着战争的公务。高高的梅花蜡台，点着五支大白洋烛，蜡台旁狼藉的一堆苹果皮、刀子，一摊卷烟蒂、火柴。

“七千多呀……他妈的，都是老兵……。”杨子鸣——国防部特派中校督导员，特务分子——垂头丧气地耸了耸肩，哼道：“就要变成他们的部队了。”

赵公武紧蹙眉头，心如刀搅似的凝思着，手里的烟卷升着袅袅的白烟。

“这不可能……七千多俘虏……虽然他们兵源断绝，极需补充……。”坐在赵公武侧对面的匪参谋长，惊讶地，简直不敢相信地说：“可是，不经他们惯用的那种政治洗滌，他们决不敢立刻编入部队……发给武器。”

“这倒用不着怀疑。”赵公武肯定而又颓唐地说，“以战养战，那是共产党的老办法。”他用一种难以捉摸的眼神注视着杨子鸣，探测地问道：“军官呢，你是说他们都活